

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

抗战记忆

石庆珊：抗战胜利那年我参军

我1926年出生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庄，家境还行，吃饱穿暖没问题。农村人没那么多想法。种地，娶媳妇，生孩子，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是福气。可是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，不把他们打出去，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。我是日本鬼子投降前两个月参加的八路军。当时征兵的政策是家里长子不当兵，我排行老二，村里一动员，在家门口打日本鬼子有啥好犹豫的，我就报名了。70年前参军那天，记得村里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，还蒸了大白馒头，我们村那次有六个人入伍，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了。走的时候，媳妇抱着两岁的儿子在村口送我，走出好远，她们娘儿俩还在那站着望，当时谁想到这一走就是五六年啊。

你要问我为什么参军？当时有一个口号是“保卫胜利果实！”根据地越来越大，不得守住喽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三叔就是惨死在日本人手里，国仇之外还有家恨。1937年10月8日凌晨，日军分兵三路占领正定城。在两三天内，日军在城内及近郊13个村（街）对无辜百姓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凶残大屠杀。几天时间，残杀了无辜百姓1506人，重伤103人。在1506位死难者中，就有我的三叔。

我三叔是位中医，在正定县城里开了一家药铺，那时候的药铺，是有坐堂，也出诊的。我三叔的口碑极好，医术好，人也和气。无冬历夏，有病人找，哪怕深夜抬腿就走。他有个规矩，从不在病人家吃饭。病人愿意在三叔的药铺买药可以，拿着药方，去别家买药，三叔也毫不介意。10月8日凌晨，日本人进了正定城，本来三叔已经跑出来了，可又回去拿东西，结果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了……

1945年，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刚年满18岁，是参加的正规军，也就是后来的华北军区3纵7旅19团，是杨成武的部队，是头等主力部队。入伍第一课就是政治教育：国仇、家恨，掌中枪，既然穿上了军装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是我的家，这里有我的家人，参军，打日本，保卫家园，保卫根据地，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！

当兵就是3件事：行军、打仗、练兵。那时候也不想别的，就是跟着部队走，多的时候一天行军一二百里，一歇下来，就练兵，刺杀、瞄准、投弹。“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”这是和平年代是口号，战争年代没人说这个，心里都明镜似的，枪子儿不长眼睛。累？当然累，也想家、想孩子，那有啥办法，相互做

思想工作呗，等把日本打跑了就能回家了，赶不走日本人，哪有家？谁也没有家啊！”

我的第一支枪是汉阳造步枪。那就很好啦！以前还用大刀、梭镖呢！三八大盖，那是宝贝，一般人用不上。抗战末期，条件好了，每人几十发子弹，主力部队，子弹还是不缺的。那是打仗主要就是手榴弹，边区造的，一斤多重，一般人能投个30米，特等投手能投40多米。不过，边区造炸开也就二三瓣，杀伤力不行。小日本的甜瓜手雷好，一炸几十瓣。我用过，当时缴获日本人的，正如歌中唱的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”。

当兵吃粮，当兵吃粮，三钱盐，三钱油，三斤柴，斤半米……我们当时主要在冀中活动，大平原产粮食，吃饱没问题，但就是吃的是粗粮，小米，棒子面，有什么吃什么，一个月能吃上几次细粮就是万幸了。一打起仗来，可就没准了。记得有一次是冬天，炊事班做的小米饭，等送到阵地上就冻成一坨儿，得用刺刀切着吃。战斗打起来，谁想着吃饭的事。那时候人的身体都禁折腾！

我平时好收集简报，1946年10月的《新华日报》上，有这样一则消息——《八路军解放新乐站》，我特

意收藏下来了。因为解放新乐县，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斗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但投降之后，还有许多小的战斗。日本人投降时，在中国的驻军大概有100多万，他们奉命驻守各个据点，当时的政府是国民党，他们得向国民党投降。他们不投降，好，咱们就打。新乐战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。

新乐县日军不多，大部分是伪军。日本人的战斗力强啊，难打得很。他们是在中国，打输了没地儿可去，只能玩命抵抗。新乐没有城墙，八路军当时的战术主要是近战，夜战，靠手榴弹解决战斗。我们连的任务是迅速通过敌人的火力封锁，突破敌人的铁丝网，打开突破口。凌晨一、两点，我军向县城内敌阵地突击。虽然敌人火力很猛，又占据着有利地形，但早就士气低落，无心恋战，我军将一批批手榴弹投向敌群，造成重大杀伤，除了少数鬼子负隅顽抗被消灭，大部分伪军听见枪响就跑了。

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我三次负伤。那时候也没功夫怕，一人剃一个光头，军号一响，就往上冲。抗日末期，没怎么打大仗。解放战争期间，打清风店，打石家庄，打大同，一个战斗下来，一个团有时就剩几百人了。有一位战友参



石庆珊，男，1926年7月出生，于河北正定县。1945年8月参加革命，先后参加过正大线战斗，清风店战役，解放石家庄战斗，解放大同战斗，先后三次负伤，多次立功受奖，194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9年2月转业到石景山区，先后在石景山公安分局、苹果园街道办事处工作，1986年10月从苹果园街道办事处主任岗位上离休。

军后就给家里写信，后来牺牲了。有一次，部队驻在离他家几十里的地方，战友的老父亲闻讯找来，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了，当时还是我做的证明。那时候过来的人能活下来，像我这样6个孩子，四世同堂确实太少了。 杜雷采写

余昌和：当了六年传令兵



余昌和，男，1922年11月出生，1938年3月参加新四军，1941年入党，亲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1981年2月从金顶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岗位上离休。

1937年冬，地主烧了我家的房子，父母被地主逼死了，15岁的我给地主放牛，受尽剥削。正好高敬廷率领的红28军路过我们村，我向部队的同志提出参军。但部队嫌我小，不要我，我就冒着大雪跟着部队行军3天。看我这么坚决，部队首长就破例收留了我。没想到，舅舅追到部队，连拉带拽地要我跟他回家。我拗不过他，就回了家。回家后，国民党来招兵，我的一个远房哥哥在这个部队当师长，好多人都当了国军。但我心没动，还想着当官

兵平等的红军。一天，乘舅舅外出，我又偷着跑回了原部队。后来，部队改编成了新四军第四支队，我在二师七团的一个连队当战士。

从1938年开始，我先后参加过蒋家河口战斗、舒城伏击战、棋盘岭战斗、半塔保卫战等战役，参加过打国民党顽固派和反扫荡等大小十多次战役。因表现好，我从连队调到了机关。

1939年冬天，中原局机关到达盱眙县黄花塘村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，直接领导皖东地区的抗日斗争，我为中原局首长站过岗。由于表现出色，1941年19岁的我，经班长梁振中介绍，秘密入党。

当时，部队之间的通讯主要靠传令兵。由传令兵将首长指示、作战命令通过步行传达到部队。当传令兵需要“政治坚定、思想正确、勇敢沉着、机动灵活、身体健康”五个条件。贫农出身又是党员的我，凭着1.75米的个子，荣幸地当了上首长的传令兵。

1942年，是抗日相持最艰难的日子。那个夏天特别热，我从津浦路东走到津浦路西传递紧急命令，连跑带颠走了100多里，渴了就像

牛饮一样喝凉水。虽然完成了任务，但回到部队就浑身难受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连脓带血吐了一大滩。卫生员给我试表，发烧38度，经过检查是肺跑“炸”。难受的我躺了一个多星期，由于喘气困难，每天只能喝米汤。后来得到一个偏方，病慢慢好了。在这期间，部队精简简政，许多人因身体等原因被裁掉。但我因表现好，指导员王广生就说：这么好的一个战士要死就死在部队吧！

1943年7月，我们师在安徽省定远县安营，日军将县城包围。整个部队在师长们的带领下冒死突围，突围出的战士一晚上跑了180里，在战纪岗的一片高粱地休整。打了胜仗的日军正好经过，怒火在胸的他们又连续作战，与日军开战，消灭日本鬼子一个团，鼓舞了士气。当了6年传令兵，我的革命斗争经验不断丰富，在当好传令兵的同时，还担当了侦查敌情的任务。一次，首长交给我探听鬼子虚实的任务。我戴上礼帽，穿上长衫，背着盒子炮，骑着自行车，来到了敌占区。看到一个鬼子进了一家理发馆，我也随后跟进。为了让敌人说话，我乘鬼子上厕所的机会，做理发员工作，

让他想办法让鬼子说话。理发员在理发时，故意将他的头皮理破一个小口子，“你他妈给我剃破了，老子枪毙了你。”说完，就要掏枪。我一听，不是鬼子是伪军，就在他走出理发馆回军营路上的僻静处，用枪顶着他的腰眼，并缴了他的枪。他回头一看我比他高多半头，就放弃了抵抗的念头，向我说出了实情。

原来，日本鬼子因中国和大西洋战争多头作战兵力不足，就采取鬼子和伪军混编的战术。一个班就是配一名鬼子当班长，其他11个人是伪军。为了解敌人的数量，我又装成了送菜的农民，来到敌人的伙房，看炊事员做饭时淘多少米，就判断出敌人是一个团。为了验证是否一个团，我又在敌营外向老乡打听敌人有多少人出操，有什么武器。虽然，我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，但我的战友就不这么幸运了。在一次侦查敌情时，被敌人抓住了。1945年1月，日伪军一万多兵力向津浦路西大举进攻，同时向路东大“扫荡”，罗炳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总结敌人的优点和我军的缺点，采用“梅花点式纠缠战术”与敌周旋，“梅花构成的分驻”就是：部

队宿营按三角形摆布，指挥机关在中心，敌袭击任何一部，指挥中心都可命令机动出击，相互呼应，使对方优势火力难以发挥作用，减少我方伤亡；“梅花桩”式的布阵。对对方实施多点打击，当敌进至“梅花桩”阵地时，从侧面、两面、三面同时向敌开火，以至用手榴弹、刺刀、大刀杀敌；“梅花点式纠缠术”。用于敌强我弱，梅花点式便于部队疏散隐蔽，易于袭敌。在实施夜袭中，事前准备好梯子、绳子、火药、汽油、柴草实施火攻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以“巧”胜敌。若对方数路进攻，可避强击弱，集中力量各个击破，不能打大仗就打小仗，兜圈子与对方纠缠，一点一点把它吃掉。

这次战役，新四军以劣势装备毙伤日伪军500多人，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。罗炳辉创造的“梅花桩”打法多次以少胜多，战绩卓著，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装备支持。作为这支部队的一员，我很自豪。

回顾八年抗战的经历，胜利来之不易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在今天的和平年代，要居安思危，革命精神不能丢。 刘会生采写